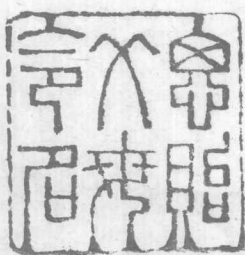


板橋集

一
函
四
冊

蘇子瞻
知不足齋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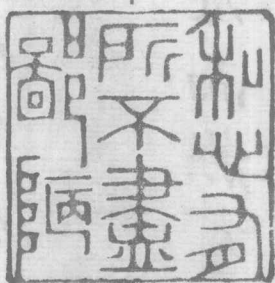


板橋詩文最不盡求人作叙求之王公
大人既以借光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
至會談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
如不叙為得也幾篇家信原莫不乃文
章有此好處大家看之如無字家糊窗
糊壁覆甌覆盎而已何以叙之

鄭燮自題

乾隆
己巳





十六通家書小引

司徒文書刻

與舍弟書十六通

興化鄭燮叔植氏著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

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窮迫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臺

阜隸來也一旦奮興有爲精勤不
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
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
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鬼曹借
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
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
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
知此心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

善禍淫彼善而富貴尔淫而貧賤
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
宗貧賤今當富貴尔祖宗富貴今
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
即在其中矣愚兄為秀才時檢家
中舊書箴得前代家奴契券即
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
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

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
苦存此一命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
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為人處
即是為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
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
即未其子孫即有不可問之事不可
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
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

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
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
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
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為異端而深
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
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

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託夢
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
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之何事
乎況自昌黎闢佛以來孔道大明佛
焰漸息帝王鄉相一遵六經四子之
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
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而
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

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秀才罵和尚和上亦罵秀才語云各
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
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
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落
石上流

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
浪吳楚諸山青葱朗秀幾欲渡江
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真龍鳳翠燒夾
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
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為文者不當知
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塲屋
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
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翻南書字

字謦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
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
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
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
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
上金鑾御手調羹羹貴妃侍硯與崔宗
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
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元失路

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
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為太白病先朝董
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
為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
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踈放愈不整
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
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臯兩先
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

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臯
晚達其崎嶇也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
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
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尔利科名厚
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雕
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
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顧其富
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

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
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
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
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
閣下遡看江景并遊一戲港書罷登舟
而去

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

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
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
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
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
復存而存者為經身尊道隆為天下後
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燒經滅
聖欲剗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
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漢